

楊翠回溯來時路

# 人間楊逵 文學俠客

文、圖／鄭懿瀛

壓不扁的玫瑰。是隱喻，也是一種承擔。

時代交錯。孫女楊翠解讀阿公楊逵。從葉脈，回溯到那緊實綿長的根，在島上與島外四處伸展，收聚吸納反抗的養分，以便拔地而出、向陽奮起，長成一朵臺灣的花，然後，八方燦爛。



楊逵是具代表性的臺灣作家之一。

## 回家的路

1981年，楊翠和楊逵住在大甲。

大學聯考放榜，為了遠離臺中，中部大學（尤其是東海大學）一所志願都沒填的楊翠，考上輔仁大學歷史系（否則，可怕的宿命，會引導她進入東海歷史系！）

看完榜回家，阿公去大甲車站接她，一面

走，一面問她：「放榜了？有沒有考上東海？」  
「無。考上新莊的輔大。」「哦！」

大甲的街道開始無言，只有祖孫的腳步緩慢地走向家門。楊翠偷偷看了阿公一眼，感受到一種失落的氛圍。「我突然發覺，自己講了一句讓老人家傷感的話。」

1985年，作家楊逵去世。楊翠恰巧考上東海歷史研究所碩士班，又回到昔日的東海花園，那座玫瑰凋零又綻放，充滿隱喻與承擔的園地。

「大學4年，是我最後背叛他的4年；如今，我重新回溯阿公在文學、歷史、生活上的過程和定位，就像是踏上回家的道路。」

## 趁時書寫

楊逵出生、成長於日治時期，是「生逢時」，也「生不逢時。」

聰明、熱情如楊逵，在那個被殖民的年代，無法得到良好的教育機會與實踐場域，貧乏而苦悶。

1924年，他在兩位兄長的資助下，決心遠赴日本求學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尋找新的視野，以便帶回新思潮、新能量，成就知識分子的文化夢想。

當時，正值大正民主浪潮下的日本，強烈吸引著這位殖民地青年離開校園，走上街頭、參與運動，親身感受社會主義的實證過程，也首次嘗



台灣文化會館的牆面紀錄了台灣文學的歷史。

到入獄的滋味。

獄中，楊逵興起了「趁時」的概念，趁時關懷、實踐與書寫。1927年，他應臺灣農民組合與台灣文化協會之邀，回臺參與各種演講，並且投身臺灣新文學運動。

一位生不逢時卻也逢時的臺灣青年，自此從苦悶中奮起，透過敏銳的文學創作，反封建傳統、反民族支配、反階級壓迫，鼓舞著弱者，一起追求公義與和平的人類新樂園。

直到戰爭、228與白色恐怖時代的來臨。

## 花園女孩

1962年冬天，剛滿月的楊翠就被帶到大肚山上，與一位被歷史遺忘的文學老人共同守著夢想的花園。

那時，坐盡苦牢，散盡大半家產的楊逵，來到這處沒水沒電，滿是石頭的荒山，花了幾個月撿拾、整理，才勉強開始種花。楊翠說：「其實，阿公種出來的花很醜。」

可是，楊逵彷彿將開闢花園當作是在修練武功，即使長臥於時代的寒冰床上，依然耐心地等待時機到來，得以重返文學舞台與實踐場域。

等待的時間沉滯而漫長，楊逵的妻子與不離不棄的伙伴葉陶，在楊翠小學二年級過世後，古墓老人沉默得更深，花園女孩的孤獨也更濃，於是，她學會自言自語，希望驅走那寂寥的暗暝。

白天，老人大部分時間都在戶外勞動，以農耕代筆耕，落實他的素樸美學，楊翠卻要領著妹妹楊菁去東海大學和市場賣花，事實上，全家人幾乎都要參與這件維持生計的苦差事。

楊翠回憶說：「青春期的我覺得賣花，尤其賣這麼醜的花，很丟臉，頭都不太敢抬，所以一天下來都賣不了什麼花，只好回家跟阿公說：『攏無人要買。』有一次公車載來清明掃墓的人群，其中竟然有一位我心儀的中一中學生，嚇得我拿著要賣的花立刻衝去人家家裡躲起來，真是難堪。」



楊翠在全民講座分享祖孫情。



➤ 楊逵將開闢花園視為修練。

年輕的她企圖反抗，也曾甩開阿公伸出的手。「我的背離過程，就是臺灣集體失憶的過程；我的回歸過程，則是臺灣集體回歸的過程。」

花園女孩曾經以為，阿公一直都是老人，他的文學也很老舊，後來才知道，前世代的阿公，擁有比她還青春的精神魂體。於是，一度背離老人的楊翠重又回頭，探索年輕的楊逵，取用他在文學中、生活中所蓄養的生命火種。

## 向陽奮起

1930年代的臺灣，新文化運動朝氣蓬勃地進行著，青年楊逵也透過文學書寫，如〈送報伕〉、〈模範村〉、〈無醫村〉、〈鵝媽媽出嫁〉，為勞苦人民發聲。

有人比較臺灣左翼文學運動裡的賴和與楊

逵。「賴和，是一種苦悶的掙扎，他覺悟，如果不站出來就沒有希望，站出來，也許還有一絲希望；楊逵，則是一種躍動的抗爭，他期待，經由認識、團結、行動這三部曲，鼓舞弱者都能向陽奮起。」

藉由參與和觀察，楊逵洞悉殖民統治的本質，也明白知識分子應有的角色扮演與社會關懷。他更知道要達成目標的艱鉅性，但是，他的信念認為：「這件事如果容易，何必用到我？」「我們這一代是要來當肥料去付出的，成功不必在我，即使要花幾代的時間，都在所不惜。」

他把這些信念寫進小說，寫實、寓言、虛實對比，藉由各種文學技法，在當時臺籍作家共有的主題意識——反封建、反傳統之上，企圖建構楊逵自己獨有的具體、可實踐的文學夢想，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樂園圖像；並透過孩童視角，傳達反戰的理念。

不幸的是，一場戰爭結束了，另外一場更漫長的戰爭又再襲來。

楊逵引頸企盼的新生活、新文化、新文學之和平、民主新樂園，不但未如預期到來，新的統



➤ 東海花園裡的楊逵。

治者更在兩年後的228事件中，把一整個世代臺籍菁英的夢想與熱情一個一個踏破、澆熄，楊逵與葉陶也一起被捕入獄，服刑100多天。

仍不改其志的楊逵繼續寫作，繼續以他「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」發表〈和平宣言〉，呼籲國民黨當局釋放228被捕入獄者，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共問題，終至再次入獄，在綠島度過被時代擠壓、遭白色恐怖籠罩的12個年頭。

## 綠島家書

楊逵去世之後，楊翠再次回歸東海、回歸楊逵未竟的文學道路，希望藉由重新省視阿公的文學遺產，了解楊逵多元而豐富的面向。

楊翠回憶說：「我在讀東海歷史所碩士班一年級時，有人輾轉將阿公的手稿4卷〈綠島家書〉『物歸原主』。」「當我拿著這些大多數未曾寄出的家書給我父親看時，這滿是怨怒，覺得因他父親的緣故而被社會離棄的楊逵次子，讀著讀著，竟流下淚來。」

信中，楊逵以缺席父親的角色，期待參與子女的成長過程，也像是來自綠島的張老師，聲聲召喚著徘徊於憂傷海域的孩子，並向迷途的兒女伸出雙手。「那一刻，多年的壓抑和不滿才終於化解，才知道那個時代的諸般無奈。」

楊翠，一位政治犯的第三代，現在也開始去正面思索，她的上一代受到多少的犧牲，以及犧牲的代價與意義。

「阿公入獄，我父親5個兄弟姐妹被迫分散各地，有的失學、有的被迫到車站掃地，到野台戲班打雜餬口，連讀工科的父親畢業後找頭路，也因為是政治犯的兒子而沒人敢用。」

白色恐怖帶給這個家族唯一的「積極貢獻」，就是促成楊逵之子楊建與綠島監獄雜役董



➤ 楊逵是臺灣文學史的雪泥鴻爪。

登源之女董芳蘭的姻緣，讓這兩座被社會隔絕的孤島，失落了青春的政治犯第二代，得以在暗寂的長夜攜手共行。楊翠苦笑著說：「如果沒有白色恐怖，就沒有我們了。」

綠島家書裡，寫下了政治犯心中理想無從發抒的抑鬱與無奈，也間接映照出時代的牆角邊，第二代莫名的恐懼與遺憾。

## 老年陽光

1974年，隱居在東海花園裡的楊逵重新被歷史發現，年輕學子及仰慕者絡繹不絕地來訪，當年還是小學六年級的楊翠在一旁一面寫功課，一面傾聽阿公的社會主義理想與文學創作理念，種下了回歸楊逵的種子。

而那一朵天秤座、AB型的玫瑰，以他既深沉又樂觀的雙重個性，認識悲觀，也超越悲觀，在逐漸老去的花園裡重新又向陽奮起，綻放著臺灣知識分子永遠壓不扁的精神，一種承擔的精神隱喻。

祖孫兩人跨越世代，接續開花，為臺灣歷史留下動人的燦爛印記。🌀